野客叢書

附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客叢書

附錄

(二)

王楙撰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休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戡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遐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武．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炅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

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鎭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胙。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鄣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恇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

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冤甚力。謂充衒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卽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緇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竝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皐令且詩自功曹超

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

者。宣帝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鴟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二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瓻。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瓻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瓻。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鴟。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鴟。乃作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爲證。與僕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爲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爲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爲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

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類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二事甚與衞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繳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閱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斗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

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尚書爲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荊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酈生事不同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

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並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圉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

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卽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尙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尙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殴。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邳。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偸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

爲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粗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痟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痟爲消病。惟禮部韻痟字下注酸痟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痟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暕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爲王祥。尤爲切當。爲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遯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

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衞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鮀是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疎賓望衞惋祝鮀眄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髻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苕谿漁隱亦引籞爲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聞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裘

以十年爲一裘。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裘。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裘。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裘。蓋以十年爲一裘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裘之期。又曰。慶闡開八裘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蓋改開爲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

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眞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皐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卻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爲之注耳。

稱翁姑爲官家

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白喜。動靜粉白不

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孺閎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灰釘事

劉鍇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

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弥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王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慴。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竢長劒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自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

別派也。蕭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㶷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謐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搏者。亦相繼爲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棨。仕唐爲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儥。閩王審知辟爲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刹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刹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餓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

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伋伋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爲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

知此語尙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閭以男子者。如漢殽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温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衞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衞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爲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毋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斛。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涑銅斛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斛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嗇

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闕二字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斗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侯鉦無所考據然不觀侯鉦銘無以驗銅枓爲眞新始物也侯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黍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黍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菲

五五者。則以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尙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爲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爲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爲龍。乃寵字。借寵爲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爲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觀爰盎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盎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盎受其說不以爲罪盎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淸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尙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閤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閤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閤下門者皆爭齎書爲糧受閤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閤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閤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鼎將玉露俱淸柳黨與荷緗漸歇曰縞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

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竝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眞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堉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

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顏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栖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蚪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蚪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蚪髯公傳，僕謂引蚪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蚪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

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値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竝轡歸。爲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放程綺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埽。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摭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

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僞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齊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昏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蔽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

黿錯贊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荊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爲扁牓．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飛卿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眞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眞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

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死。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秖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遯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愼始敬終。終以不困。皐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爲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皐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閟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爲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擊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眞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尙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尙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爲銀鈃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于徐.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咎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璹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狥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狥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璹又祖其意蓋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谿愚谿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

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翟褘。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憩谿谷。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衞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如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

仲武。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公信。夷齊乃諡也。見論語注。皐陶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眞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竝見碑。彭祖姓錢名鏗。見姓苑。錢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牋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爲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卽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鄒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以母鄒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爲泰夫人.或者以爲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爲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爲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書非字爲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爲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覩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栖惶地。司馬人間穴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爲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冤。武帝立拜爲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卽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叔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爲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竇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郝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廨爲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譌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字本作牙譌爲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爲衞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爲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案後漢汪眞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兩牙衙之說信矣謂譌牙爲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

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鯢。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

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爲旗。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大之意。此董伏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爲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爲二事。蓋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爲一事。蓋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爲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

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鈸爲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爲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廋語。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醨。清者聖明。濁者頑駭。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者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廋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賢。

野客叢書卷第十六

亭長

慎眞子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尙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晳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灞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

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爲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糜食太官及爲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寬饒爲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爲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爲無以多爲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爲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眞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爲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

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祕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贛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爲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卽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爲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爲榮。晉虞潭亦然。

黃鳥嚶嚶

東皐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螳蜋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之在後螳蜋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臣執彈丸欲求黃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荆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皐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

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爲煬帝先識乎。

旄頭罼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必不詳究。然無相風罼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罼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罼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罼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辟綜東京賦。潘岳耤田賦。所謂雲罕者。卽罼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衞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推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撙奏王筠爲殿中郎。武帝推曰。牒於香橙地上。又梁蕭猷爲州。頗薦濫客。筵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愆。所謂香橙者。疑几凳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香鐙。

內給使四人舁。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爲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爲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眞珠。皆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儗之爲美人賦。蔡邕又儗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至

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瑤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瓚所引。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剌乖剌

杜子美詩。跳魚撥剌鳴。不曉者讀爲撥次。案張衡思玄賦曰。彎威弧之撥剌。注。剌、力達反。太白詩曰。雙鰓呀呷鬐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剌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剌。乖剌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剌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剌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剌呼爲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爲限者。以內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

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爲斷。然婦人無稱緦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竝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駔娑承明

駔娑殿娑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廬。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闥。羹臛之羹。與夫地名不羹。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爲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爲天邪。天讀爲幺。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伊邪反。非幺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爲幺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不約而同者。十居二三。如謂眞宗摘孟蜀王箴中語。爾俸爾祿數言爲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杭字注。杭木汁可漬鴨子。謂之鹹杭。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月出虎夔潛。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見藝苑雌黃。謂詩願言則嚏。人說我則嚏。此說見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牡丹玉藥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杭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擬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擬客難者。有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之爲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爲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爲蜀都賦。其後班固傚之爲西都賦。張衡爲南都賦。徐幹爲齊都賦。劉楨爲魯都賦。劉邵爲趙都賦。庾闡爲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爲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爲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予以爲烏有子虛

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頫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頫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承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蚪蝨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鄭又考之三三九九

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
竝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
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詩、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爲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汭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嵇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

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雜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啼烏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昏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自公領茲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譽水清。君

沒雪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啓事曰。張方劫帝西遷。輦眞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虧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謹身爲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僕謂懷謹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庫伏連爲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死惟著敕褌。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固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爲大官而妻子常餓寒。前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用管蘇事

范鎮碑云。韜律大理。綜皐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姿管蘇。靖共衞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皐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共衞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爲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爲一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紀爲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楊司隸碑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詆焉。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謂詆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也。蓋詆字言從氏。非從氐。然漢碑多以氏爲妓。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訞。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爲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可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徹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蠭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蠭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蠭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餳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蠭蜜爲石蜜。必有所謂乳餳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餳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

以此爲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爲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殆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卽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抔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裒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汚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珦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珦爲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珦傳.但嘗爲廬州刺史.不聞爲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珦墓志考之.珦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爲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鹵如此.珦表

表循吏。所紀尙且如此。況其他乎。故僕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珣爲廬日。強家占田而寡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傳但言。珣爲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珣爲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爲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爲御史大夫。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爲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昜。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昜亦陽字耳。今人書鄱陽有省文爲番昜者。蓋知此意。僕觀眞誥。其間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爲易。木加易卽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爲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

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束衞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爲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篚一匹脯一案五脡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淸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袤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

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敘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靑。終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猶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覬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牓．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眞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眞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鄙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衞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衞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衞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皁白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

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知官吏著皁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爲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爲龔行。懋遷有無爲楙遷。方命圮族爲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爲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豪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湯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謇諤。造膝危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尙矣。

儗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儗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張酺傳謂羣臣阿竇憲。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祉。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姒。動以古聖母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曰。竇憲竝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卽天公也。夫禿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竝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君。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尉。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㫐。寫秋作龝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乾墜。昊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

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由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暠二百。不爲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敍事疎鹵

唐書敍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絪一段。唐書載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絪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爲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治之醜。亦須婉爲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狠論。以至於五六。以

開悟爲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爲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閒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眞長。阿齮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齮、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齮。呼阿齮者。卽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

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爲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妻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爲福建使辟戎爲佐冕病免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爲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己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

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壍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與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爲詩之有淒萋萋．與雲祈祈．當是與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與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與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又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與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與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況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

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椶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椶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椶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椶櫚蠅拂歌曰椶櫚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泊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眞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淸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幷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上疏

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狼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遑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竝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詩識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樽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樽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款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羲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

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翼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爲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卽蹤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比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鄧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展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否。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轄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鱗。今如罝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鐘格。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

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敍傳與大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叅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

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鐃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則鷺鷥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輳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眞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殽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谽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爲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讀詩．用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讀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璋事．以爲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蠻氏掌去鼃黽．注．爲聒人耳．其事祖此．談藪以孔珪事爲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爲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漁隱亦謂習之未嘗爲鄭州刺史．僕謂諸公

不深考耳。爲鄭州者。卽習之也。習之爲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翺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爲朗州刺史。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尙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爲禮部郎中。出爲廬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

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山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顚倒用事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屣驥。按屣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竝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竝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

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臠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苕谿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桮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

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畫卷老僧眞。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令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烟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島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規倣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僕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爲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卽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茶蘼詩曰露溼何郎傅湯餅日烘荀令炷罏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罏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眞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風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詁厥爻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爻于。謂子孫爲詁厥。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烏幽花皆爻于。退之詩曰。誰謂詁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洪等爻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詁厥之始。曰爻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寖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谿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

一爲盜賊所汚。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

珊瑚春黃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無糜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舂。添一字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粱字用。恐有所未安耳。舂黃糜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慊慊舂黃糜之意。不知糜豈可以言粱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竝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爲廣之子。根爲碩之子。皆先廣而殁。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

非爲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餳.非飲食也.僕觀晉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郗鑒甚窮.鄉人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芋魁.飴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敷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浟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爲竈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嚳好遠游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櫑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荼鬱櫑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櫑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櫑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後漢戴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云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

屬受杖之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峙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皐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死。如張敞棄絮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箠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實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爲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捎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

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竝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執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爲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爲法。僕謂諸公各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任彥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人分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

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畫欲驟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繁城隸筆法秀整試爲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著馬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爲

我臥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元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媟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鶻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鶻之鶻。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張子壽集鷹鶻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尙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

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鵾鵾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鵾入鵾羣左傳鵾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氏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墉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詥。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爲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爲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予。戈汝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爲當。則是漢以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禳田之詞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視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殽維何。魴鱮鮮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冒旁作車爲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爲大。其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辶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羊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士者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罒。從非古之劭字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雒。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行。土水之母。故去隹仍用水。帋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剉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荼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温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荼。卽今之茶。不知荼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茹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惟荼櫝之荼。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荼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谿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兒錯認月沉鉤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爲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

以爲證邪。

粗繆皮傅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粗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爲粗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粗繆。考禮部韻。粗、篇夷切。繒壞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粗繆。注粗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爲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傅。無所容纂。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爲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爲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爲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或者乃曲爲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鑿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

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後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狥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温庭筠

唐書載温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太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

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

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懈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爲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高。高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

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幷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幷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爲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爲名。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緇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傅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爲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傅說也。賈誼鵩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所伏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辯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傅說爲刑人矣且傅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傅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袞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

誤以翟公爲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翟公爲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出處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門可設爵羅